

抒怀



# 父亲的劳动课

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年贵

“爸,我不想上学了,课堂太无聊,又听不懂。”“既然不想读书,明天起跟着我挑牛粪吧!”父亲阴沉的脸上毫无表情,冷冷地说道。

六岁那年秋天,我正式成为村小的学生。那时乡下没有普及学前教育,孩童启蒙便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。

就这样,我从一位成天疯玩的“野孩子”变为一名学生。可是人在教室,心早已飞到了外面。窗外掠过一只飞鸟、蜻蜓、蝴蝶,或传来几声人语,甚至鸡飞狗叫声,都能吸引我的注意力。为此,我常常遭受老师严厉的呵斥,说我上课老走神。开学已有两个月,我把“a”写成“Q”;更糟糕的是把“2”写作半个圆圈右侧连根横线,被老师训为像个人在跪地磕头,引得同学哄堂大笑,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。当时农村在秋收后有将牛粪挑到自家责任田沤作肥料的习俗,我听了还挺开心,“我不用上学啦!”

第二天早饭过后,我挑着父亲为我准备的两个小簸箕走进了牛圈,顿时被臭味熏得跑了出来。看到父亲若无其事地站在齐腰的牛粪堆前装牛粪,我只好捂着鼻子走进来,咬牙将牛粪挑在肩上,肩膀传来钻心的疼,压得我连退了好几步才稳住身子。父亲看都不看我,头也不回地往前走,我随后跟着。

“老刘家小儿子不念书了,跟着他挑牛粪哩!”村民就像看新闻一样围观着。父亲脸上像是结了一层霜,只顾低着头匆匆地往前走。我倒像是个凯旋的将军,昂头挺胸地跟在后面。好在那天要去的责任田就在村口,几百米就到了。那天我估计挑了十五六趟牛粪,肩膀都磨掉了一层皮,又红又肿,可我觉得比读书自在多了。

几天之后,要将牛粪挑到好几里开外的责任田,父亲一大早就叫起了我。连续的劳作,我已是不堪其苦。牛粪压在肩上好似千斤重担,我几乎是“三步

一停五步一歇”,大半天才将牛粪挑到目的地——父亲已经往返多次了。我把担子往地上一扔,怯生生地说道:“爸,我不想挑牛粪了,我想读书……”

父亲先是怔了一会,随即脸上有了阳光:“你想好了?”见我态度坚决,父亲终于露出了笑容:“想好了就给我好好读书,考个大学给家里争光!”我点点头。

当我背着书包再次出现在村口时,村民边看热闹边议论着:“我看他读不了几天的书……”“就是,根本不是读书的料。”当时我鼻子一酸,眼泪差点出来了。

说来奇怪,自那以后,我在求学路上坚持不懈,成为了211大学研究生,这是小山村也是家族有史以来的头一个。“老刘你可真有福气,出了个研究生儿子!”当年嘲讽我的村民每每见了父亲,无不羡慕地说道。

他们哪里知道,促使我一路向前的,是父亲的劳动课。

感悟

花间一本书

衡阳市成章实验中学 李玉辉

我一直觉得,在什么样的花前,就一定该读什么样的书!

“梨花淡白柳深青”,桃花桃叶乱纷纷。春日灼灼,桃花梨花艳艳地开放了,风轻草绵里,此时最适合读一本诗集,最宜在一棵飘香的花树下,席地而坐,翻开一本《席慕容诗选》或一本诗歌期刊,让目光与心随文字一路前行。山水含情,草木生香,人生诗意的一幅画卷就这样在春风里徐徐展开。

五月槐花香,未成曲调先有情。在槐花浓郁的香气里,你该打开一本乡情乡土乡韵的散文集。沈从文的《湘行散记》或许能满足你对故乡山水、风情、暖暖的阳光、风雨与星云以及文字里的那些“渐行渐远渐无书”的往事的回忆与再斟酌。

“荷花开后西湖好,载酒来时。不用旌旗,前后红幢绿盖随。”荷香阵阵里,一本武侠小说同样散发沁人心脾的微微书香。《神雕侠侣》里的江南水乡柔情,大漠塞外的悲壮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华山论剑剑气如虹,家国豪气气冲斗牛。刀光剑影里的惊心动魄,爱恨情仇里的缠缠绵绵,俱化作满河的芳香四溢。

原野上,花开满坡,黄昏里,残阳如血。翻开一本《说岳全传》,那些烽烟四起,那些征战杀伐,那些生灵涂炭,那些遗民泪尽,那风波亭风雪里的含冤归路,怎不令人仰天长啸把栏杆拍遍?书里的豪情与悲情,与眼前不知名却开得轰轰烈烈的山野之花,一起渲染了岳元帅轰天动地的赫赫战功与铺天盖地的漫漫冤情。

而一本古典小说,如《聊斋》《镜花缘》,我始终觉得,最好去紫藤花下或豆角花架前慢慢翻开。紫色弥漫,蜂飞蝶舞,如梦似幻,那种情景之下,你犹如在时光里回溯,不停地回溯,一直回溯到明清、唐宋甚至乱悠悠的春秋战国。当你轻轻打开其中任何一页时,你会一瞬间被这些曲折、动人又活生生的字句击中。你会直觉,这些优美的文字,这样凄婉的意境,这份荡气回肠的情愫,仿佛就在诉说着你今生的曾经亦或前世的那些过往。

一花一树,一书一茶,因为有花一路相伴,有惬意如斯的阅读,你的心还将拥有一万亩的纯粹与宁静!

生活

梦想在拼搏中开花结果

湖南工业大学 贺玉江

2019年9月1日,父亲送我去湖南工业大学上学。

父亲问我: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?我脱口而出:考研!父亲听了,向我伸出了大拇指。

转眼到了大三上学期,我购买了教材和资料,制定了学习计划,双休日和其它空闲时间,我都在学校图书馆或草坪里“啃”考研教材,做练习题。我为自己加油打气:拼搏一回,人生才会精彩。

暑假到来,我纠结许久,最终决定留在学校复习。我在学校周边租了房子,白天就去学校自习室学习。两个月时间里,我做了大量的练习题,完成了英语、政治和专业课的复习计划,也在模拟试卷中考出了满意的分数,我信心满满。

时间来到大四上学期,离考研只有三个多月了,复习已进入后期的冲刺阶段。然而,上天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:原本选定的目标院校公布了专业课大纲,与以前的大纲大相径庭。顿时,我深感无望。好友鼓励我振作精神,重新选择考研院校。我经过慎重考虑,选定了新疆大学,决心毕业后留在新疆,为祖国边疆建设发光放热。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,我埋头学习,甚至吃饭、上厕所都带着书本。

考试前两天,我突感不适,喉咙痛得难受,心里一紧,莫不是“阳了”?还好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只是普通感冒。考试那天,我感觉身体比前几天还难受,但我心怀梦想,挺过去了。

一路走来,经历几波变故,我内心百感交集,当看到理想的初试成绩时,我深深感受到了努力拼搏的喜悦。

在面试前的一个多月里,我尽全力巩固所学的专业知识,掌握面试技巧,最终被顺利录取。

安徒生说过:一个人必须经过一番刻苦奋斗,才会有所成就。考研让我深深体会到:在拼搏中,梦想才会开花结果。

## 快乐的地塘

印象



李陶/摄

忆情

## 远去的灯火

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卢光盛

走过华灯闪烁的街市,总会想起老家田野上那一片迷人的灯火。

那灯火常出现于初夏之夜,从夜幕降临至晨光初露,每一盏灯都极认真地亮着,把自己微弱的光亮洒向田野。

那时候,我正上小学。那时的村庄不叫村庄,叫生产队。禾苗转青、开始分蘖的时节,队里便统一分发灯油。天刚黑下来,大人们便纷纷提着灯盏、脸盆走向田垌。于是,一眨眼工夫,灯火亮起来了,一盏,两盏……最终成为一片,把整个田垌都照亮了。那景象,实在是辉煌、壮观!

我们这些娃娃们,只觉得好玩,每次点灯,都跟着大人们去。

父亲动作极为娴熟熟练,先将三根竹棍插入稻田,固定成一个三脚架,在竹棍交叉处用绳子绑紧,然后将盛

有小半盆水的脸盆摆上去,在脸盆中间放一块砖头,再将煤油灯置于砖头上,最后便是点灯——整个过程,不过也就是一支烟的工夫。

当初,我总弄不明白:田里怎么也点灯?脸盆里怎么还要盛上水?

“杀虫呗。”父亲的解答,总难令我满意。后来,书读多了,“疙瘩”也就慢慢解开了。原来,很多飞行的害虫都具有趋光的本能,在黑暗中只要发现灯火,便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。在稻田里点灯,正是人们利用这一自然现象发明的一种扑杀害虫的方式,而盆里盛上水,会更快地将跌落的害虫置于死地。

没多久,我也掌握了点灯的门路,于是,常常替父亲去点灯了。

最惬意的莫过于每天早晨取灯那一刻,盆里水面上总是浮着一层死去的虫子,收获真不小哩。

当然,谛听起伏不息的蛙鸣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点罢灯,我便伏在长满青草的湿润的田头,尽情欣赏这美妙动听的泥土味浓厚的乡村音乐。在闪烁迷离的灯光下,它们唱得可欢呢。而在温煦晴朗的黄昏,我则喜欢看燕子在绿海碧波上翻飞翱翔,想象着炎夏来临,稻花飘香、金波滚滚的情景,心中又是无比欢欣。

可惜,好景不长。没过几年,老家田野上捕虫的灯火就再也看不见了。“农药”出现,背着喷雾器撒药灭虫,自然比点灯捕虫的土办法先进得多,效果自然更不消说。但,不知怎的,时间长了,蛙鸣渐渐稀了,燕子的呢喃声也渐渐少了……

在城市的灯海里,不禁时时怀念起老家田野上那一片逝去的灯火。

哦,那一片早已远去了的迷人的灯火……